

苔 丝

[英] 哈代/原著

出版社 :中国计量出版社

书号 :ISBN 7 - 5026 - 2028 - 9

版权所有 :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 :经典课内外读物

出版时间 2004 - 12 - 5

字数 26 万

内容提要 :

《苔丝》,也叫《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杰出作家托马斯·哈代(1840 —1928)的代表作。

小说于 1891 年出版,由于小说尖刻地批判了宗教的虚伪,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社会的反动本质,他对神的强烈控诉和抗议,导致了英国社会掀起了一场风暴,从此哈代不再从事小说创作。

目 录

导读.....	002
1	004
2	010
3	011
4	017
5	021
6	025
7	031
8.....	038
9.....	044
10.....	046
11.....	052
12.....	056
13.....	062
14.....	076
15.....	082
16.....	090
17.....	098
18.....	106
19.....	112
20.....	121.
2	

导读

《苔丝》,也叫《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杰出作家托马斯·哈代(1840—1928)的代表作。

小说于1891年出版,由于小说尖刻地批判了宗教的虚伪,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社会的反动本质,他对神的强烈控诉和抗议,导致了英国社会掀起了一场风暴,从此哈代不再从事小说创作。

小说以同情的笔触,讲述一个纯洁、美丽而天真的农村姑娘不幸的一生:她可爱、善良,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是个作贩运生意的,勉强维持着七个孩子的温饱。母亲一门心思想和贵族攀亲,结果使苔丝遭到阔少爷亚历克·德伯的侮辱。为了摆脱一切,苔丝又去了一个奶牛厂,她和牧师的儿子克莱尔相爱并结了婚。当苔丝在新婚之夜向丈夫吐露自己的过去后,却遭到丈夫的冷酷抛弃。她回到父母身边,父亲去世,全家流离失所,她牺牲了自己,被德伯弄了回去。”克莱尔去巴西经历了一番磨难,也原谅了苔丝,他回到英国。但她恨透了德伯,亲手杀死了他。她也平静地面对死亡。

苔丝,是被打击摧残的对象,德伯摧残了她的身体,而克莱尔却折磨着她的心。在这样一个冷酷的社会,即使象苔丝这样有着生活的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姑娘,勤劳而勇敢,疲于奔命地劳作,却不能避免母亲和弟妹们贫穷的生活;不能被爱人所接受,遭到社会的唾弃。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世界都处在最低的接近崩溃的边缘,这是为什么?

克莱尔温文尔雅,有教养。他不愿意作牧师,追求个人自由,反叛礼教,深深爱上了挤奶姑娘苔丝,令家人不可思议。然而他仍受到旧道德观念的束缚,冷漠地抛弃了爱着他的苔丝。当他冲破道德偏见,撕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礼俗,他的爱是诚挚的,不可动摇的。

小说中故意运用“命中注定”、“上帝的神圣安排”,实质是对神学的上帝的嘲讽,以及强烈的憎恨,流露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为小说无意中增添了感伤的笔调,哈氏引用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话为他的《苔丝》题辞:“令人心疼的受了伤害的名字!我的胸脯将变作你的眠床,让你安睡!”

· 4 · 1 在一个五月末的黄昏,有个中年汉子正从夏斯顿回家往黑荒野山谷的马勒特村去。他双腿摇晃,手提一个盛鸡蛋用的空篮子,帽子又旧又破。走了一会儿,他遇见了一位骑匹灰马的老牧师。

“晚安。”挎篮子的人说。

“ 晚安 ,约翰爵士 ,”牧师说道。

才迈出一两步 ,这人停了下来 ,转过身困惑地对牧师说 :“ 嗯 ,先生 ,上次赶集那天 ,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 ,我们曾在这条路上见过面。在那时我向您说‘ 晚安 ’ ,您的回答也是‘ 晚安 ,约翰爵士 ’。” 是的 ,”牧师点头道。

“ 一个月以前你也这么称呼我。” 可能吧。” 那么您为什么老是叫我 ‘约翰爵士’ 呢 ?我只不过是马勒特村的农民约翰 · 德北呀。” 牧师拍马靠近 ,犹豫了一下 ,便解释说 :“ 那是因为最近我有一个新发现。我是特林厄姆牧师 ,我曾考查过一些家族的家谱。德北呀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那古老而高贵的德伯家族的一支嫡系子孙吗 ?这个家族的祖先培根 · 德伯爵士 ,他是在 1066 年跟随征服者威廉国王从诺曼底跨越英吉利海峡来到英格兰的。” 我以前可从没听说过这事 ,先生 !” 嗯 ,这是确有其事的。让我看看你的侧面。总是缺少几 · 5 · 分威严 ,你有德伯家的鼻子和下巴。德伯家族的田园遍布英格兰许多地区爵士呐 ,而且数百年来效忠于国王。哦 ,在古代 ,骑士称号是世代相传的呐 ,而你当然就应该是爵士了。” 哦 !” 这人惊呼道 ;“ 特林厄姆先生 ,有关我的事情被人们知道有多久了 ?” 根本没有人知道 ” 牧师说 ;“ 我也是去年春天偶然发现的 ,那时我正在研究有关德伯家族的历史 ,恰好在村子里注意到了你的姓氏。” 我家里倒是有一把银勺子和一枚旧印章。” 这人思忖道 ;“ 那么请问 ,我们德伯家族的人现在又住在哪儿呢 ?” 你们家族的人哪儿都没有了。你们这个显赫而庞大的骑士家族 ,已经衰败了。” 真可悲呀。那么 ,我们家族的陵墓在哪儿 ?” 绿山底王陴那儿的教堂墓地。” 我们家族的庄园和土地又在哪儿呢 ?” 也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 ,约翰 · 德北又问 :“ 那我该怎么办呢 ,先生 ?” 唉 ,毫无办法。这只是一个绝灭家族的光荣历史罢了 ,别无他意。再见。” 特林厄姆牧师 ,您愿意跟我一起喝杯啤酒吗 ?” 不 ,谢谢你啦 ,今晚不能喝了 ,德北。你已经喝得够多了。” 牧师拍马离去 ,有些后悔告诉德北这个不着边际的传说。

德北陷入了沉思 ,做梦一般。走了几步 ,他就挎着篮子在草坡上坐了下来。过了几分钟 ,来了一个男孩 ,德北朝他喊道 :“ 小家伙 ,拎着我的篮子 !我想要你替我办点事儿。” 男孩皱起眉头 :“ 你是谁呀 ,约翰 · 德北 ,对我下命令 ,还叫我‘ 小家伙 ’ ?咱们俩谁不认识谁呀 !” · 6 · “ 你认识 ?你知道我的名字 ?这是我的秘密。嗯 ,弗雷德 ,我还是告诉你吧。我是个贵族。” 德北美滋滋地在草地上躺下来。” 约翰 · 德伯爵士——那便是我 ,我的家族史书上是有记载的 !” 哦 ?” 现在 ,你提上篮子 ,告诉村酒店的人立即给我派一辆马车来。这是给你的一先令。” 有了这钱 ,小伙子对这事儿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 是 ,约翰 · 德伯爵士。谢谢您啦。” 他 ,一阵铜管乐的声音穿过夜空从村头传来。” 怎么回事 ?” 德北说 ;“ 他们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 那是妇女舞会 ,约翰爵士。” 男孩就上路了 ,德北躺在雏菊丛中等着。很久很久 ,没有人路过 ,他只隐约听到那悠远的铜管音乐。

马勒特村坐落在美丽的黑荒野山谷东北的丘陵中。虽然山谷距伦敦只有四小时

的路程。游客和艺术家的足迹还不曾到过这儿。了解山谷的最好视角是在环绕的山峦上；从那儿向下俯视，整个山谷的景色象地图一样呈现在面前。这是一片峰峦环抱的宁静乡村，田野总是郁郁葱葱的，泉水从不干涸。往南是一道峻峭的山脉。由此往海岸去，山峦平缓开阔，阳光倾射在大片干涸的土地上，空气清新透明。但在下面的山谷间，却是一派迥异的乡村景致，更小更精巧。田野不大，空气懒洋洋的，天空是极深极深的湛蓝。处处可见那树木草地的欲滴翠绿，覆盖了满山遍谷。这里流传着许多幽美的传说。

最有趣的恐怕就是，只有马勒特保留下来的五月街舞会，它的参加者全是女性。为这一次五月节，她们都身穿白衣裳。

其中有一位天真可爱的漂亮姑娘，头上系一条红色的发带，为·7·这白色的队伍增加了一丝鲜亮的色彩。就在她们跳着舞时，她们看到一辆马车走过。德北正仰靠在车背上，唱着：“我是约翰·德伯爵士，我是贵族，我的家族埋在王陵那里。”那个头系红发带、名叫苔丝的姑娘脸都涨红了，急忙解释说：“父亲累了，就搭别人的马车回家。”其他的姑娘也吃吃地笑起来，但当她们发现苔丝感到很难堪时便停住了。游行仍在进行着。

姑娘们的队伍进入原定场地，村里的男人们赶来观看，舞蹈便开始了。有三个路过的年青人也停下来看了一会儿。他们说，他们兄弟三人正在短足旅行的路上。后来两个哥哥继续赶路了，而老三似乎对这里奇怪的现象更感兴趣。他进了舞场，并请了几个姑娘跳舞。就在他离开舞会时，他看见了苔丝忧怨的眼睛。她看起来有点儿惆怅，因为他没有邀她跳舞。当他在坡上回头张望时，似乎还能见到穿着一身白色衣裙的她，孤零零地站在一群跳舞者的旁边。他真希望自己请她跳了舞，还问了她的名字，但现在已经无法补救了。他要尽快赶上他的哥哥们。

陌生的年轻人让苔丝流连忘返，但很快苔丝想起了父亲刚才古怪的样子，有些担心。于是她决定走回家去。她刚刚走出舞会，有些兴奋，她们家的小屋显出生活的艰辛。因为只有一枝蜡烛，屋子里很昏暗。家具都是又旧又破的，还有六个孩子挤在这么一个小地方。苔丝的母亲一边在哄摇篮里的小宝宝入睡，一边洗着衣服。一个人要照料这么多孩子，但她从没有任何怨言，她的眉眼之间还残存着年青时的美丽。可以看出苔丝的美丽来自母亲的美貌。

“让我帮你洗吧，妈妈，”苔丝体贴地说。

“哟，苔丝，你回来了我真高兴，”她母亲说，“我有意外的消息告诉你呢。”·8·
“是关于爸爸下午出洋相的事儿吗？”苔丝皱着眉头问道。

“就是那件让人激动的事儿！有人考证出我们是整个郡里最古老的家族。有好长的历史哩！我们的真实姓氏是德伯！这不让人心里高兴吗？你爸爸就是因为这个才叫着马车回家的，可不像你想的那样，是因为喝醉了酒。”“我也高兴。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妈妈？”“哦，当然！消息一旦传出去，毫无疑问，我们那些高贵的亲戚，就会坐着马车来看望我们的。”“爸爸现在在哪儿？”苔丝突然问道。

母亲没有直接回答：“你知道他今天去看病了。医生说是心脏周围堆了脂肪。也许他能再活十年……再活十个月或者十天。”苔丝很震惊。爸爸，一个突然间变得如此高贵的人物，可能就要死去！“但爸爸在哪儿呀？”她加重语气问道。

“嗯，你别生气，”德北夫人说，“你可怜的爸爸在听说了那个消息后，就浑身酥软啦，他只好去了罗里弗酒店。他需要养养精神，要知道，明早他还得送那些蜂箱呢。”

“哦，天哪！”苔丝生气地叫了起来，“他去酒店养精神了！而你却让他去了，妈妈！”

“不，我根本没让他去。”德北夫人生气地说。“我一直在等你回来照看孩子，这样我就可以去找他了。”苔丝知道母亲非常希望到罗里弗酒店去。在那儿，她可以坐在丈夫身边，忘掉孩子们带给她的烦恼。这是她繁重的生活中难得的一小段缥缈的幸福时光。德北夫人出去后，苔丝留下来与弟弟妹妹们在一起。他们都还这么小，还全得依靠德北夫妇，六个可怜的小生命，他们并没有想到这就是大自然的所谓“神圣安排”，更没有想要成为（这样）软弱无能的德北家的一员。过了11点钟，这一家人全都上了床。要带着这些蜂箱上路，最迟也得在清晨两点钟出发。由那条糟糕的路去卡斯特桥市有二三英里的路，那儿星期六有集市。在清晨一点半钟的时候，德北夫人走进苔丝和其他孩子们睡觉的大房间。

“你爸爸恐怕去不了啦，”她轻轻说道。苔丝迷迷糊糊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本来已经迟了，我们必须在今天把蜂箱送去！”也许能找个年轻小伙子去吧？”德北夫人束手无策。“叫个昨天跟你跳舞的小伙子？”“哦，不，绝对不行！”苔丝自尊地说：“难道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吗？我会感到很难堪的！我还是自己去，如果小亚伯拉罕愿意陪我的话。”苔丝和亚伯拉罕匆忙地穿好了衣服，牵出了那匹名叫“王子”的老马。摇晃的破马车已经上好了货。在这样的黑夜，他们出发了。他们吃着面包黄油，让自己振奋起精神，还聊起了天。

“苔丝！”叫了一声，亚伯拉便开口了。

“什么，亚伯拉罕。”我们家是贵族，难道你不高兴吗？”“没有特别高兴。”但是，你会嫁给贵族，你不高兴吗？”“什么？”苔丝抬起头，问道。

“我们的贵族亲戚会帮助你找一个上等人结婚的。”“我？我们的贵族亲戚？我们哪儿有这样的亲戚呀。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我在酒店里听到他们谈起这件事。在纯瑞脊那儿，有一位我们家族的太太。妈妈说如果你和她认亲，她会想法子让你嫁给一位先生的。”他姐姐突然默不作声了。亚伯拉罕没有注意到姐姐在想心事，还在继续说着。

“苔丝，你说过每个星星就是一个世界吧？”“是的。”全都跟我们这儿的世界一样吗？”“它们就像我们家苹果树上的果子——大多数是好的，却有一些是坏的。”“我们住的这个星星怎么样呢？好的，还是坏的？”“坏的。”“如果我们碰巧住在一颗好的星星上，又有什么不同呢？”“那样，爸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咳嗽，也不会醉得连车都是都赶不了了，而妈妈也不会总是洗个没完。”“而你也生下来就是一位有钱的小姐，用不着为钱嫁给一位先生了。”“哦，亚比，别说了——不要再说这个了！”亚伯拉罕后来在

货车上睡着了。苔丝赶着马,也开始思索起来。似乎看见父亲荒唐可笑地沉浸在骄傲中,而那位她母亲想象中的有钱绅士嘲笑着贫穷的德北家以及他们的骑士祖先。

一阵响声和剧烈的震动突然把苔丝从朦胧之中惊醒。她意识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她吃惊地从车上跳了下来,发现是一辆沿着漆黑的马路急速飞驰的早班邮车撞上了她那辆缓缓前进、没点灯的货车。可怜的“王子”的伤口正喷涌着象泉水·12·一样的血流,苔丝眼看着它瘫倒在地上。

“你的马跑错道了,”邮车车夫说道,“我必须继续赶送邮件。不过,我会尽快叫人来帮助你。你最好和货车一起在这儿等着。”邮车飞快地走掉了。苔丝站在那儿等着。眼泪不住地从脸颊上流下来。阳光照射着凝固的血流。“王子”静静地躺在那儿,僵硬了,半睁着眼睛。

“这全都是我的错,”苔丝哭着说,“现在爸妈怎么生活呢?亚比,亚比,快醒醒!我们再也无法送蜂箱了——‘王子’死了!”亚比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时,露出了饱经沧桑的老人才有的表情。

“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颗坏星星上,是吗,苔丝?”他眼泪汪汪地问道。

终于有人牵着一匹壮实的小马过来了。这匹马拉着货车把蜂箱送到了卡斯特桥,那天黄昏返回途中把“王子”的尸体抬回了村子。到了家之后,苔丝的父母已经听说了那倒楣的事儿。

他们并没有生她的气,反而使苔丝自己陷入了苦苦的自责中。

当德北听说“王子”的尸体只能卖几个先令时,他马上站了起来。

“我们德伯家绝不会把我们的马卖掉作猫食的!”他坚持说。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在园子里卖劲儿地挖坟墓;“王子”下葬时,孩子们都号啕大哭。

“他去天堂了吗?”亚伯拉罕抽泣着问。但苔丝没有哭。

她的脸色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她觉得是自己杀死了一个朋友。·13·3 德北一家虽不算是山穷水尽,但痛苦已迫在眉睫。没有“王子”运货,约翰·德北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做贩运生意了。

他从来没有坚持卖力地干过活儿,现在也就偶尔打打短工。

苔丝思考着怎样才能让父母从苦难的深渊中解脱出来。一天,她母亲提出了一个想法。

“苔丝,在这倒楣的时候知道我们有高贵的血统是件幸运的事。你知道在林子那头儿有位有钱的德伯太太吗?她一定是我们的亲戚。你应当看望她,说明和她的亲戚关系。就说我们有了困难,请她帮帮忙。”我才不会去做这种事呢,”苔丝说,“如果真有这么一位太太,只要她对我们客气一点,就不错了。我可不认为能从她那儿得到帮助。”你能讨得她的欢心,亲爱的。而且,也许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事儿呢。”她母亲得意地点着头。

“我还是希望去找工作。”苔丝极不乐意地说。

“你说该怎么办,德北?”妻子转向丈夫,问道。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去乞求别人救济。”他喃喃地说；“我是这个家族里最高贵的一支的家长，像我们这样家庭是不应该求别人的。”他的这些反对的理由让苔丝觉得更没有道理。

“好吧，妈妈，马是我弄死的，我可以去看看她。是否向她开口求助由我来决定，但别想让她给我找个丈夫。”谁说我有这个想法啦？”琼显得很无辜地问道。

“我猜你是这么想，妈妈。不过，我愿意去的。”·14·第二天一大早，苔丝步行到了夏斯顿，然后搭上一辆货车前往纯瑞脊。

黑荒野山谷是苔丝的整个世界，她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山谷。她一两年前毕业于村里的学校，她所有的对外部世界的判断都是来自她的乡村学校。一离开学校，她就在地里帮着干活，挤牛奶或是做黄油，靠这些来挣点小钱。

她埋怨母亲糊里糊涂地生了那么多孩子。而琼·德北自己也嘻嘻哈哈的像个孩子似的，这使得苔丝的负担越来越重。倒是苔丝又操心又干活，觉得对弟弟妹妹们负有责任。因此，理所当然地，她就要作为代表前往德伯家。

到了纯瑞脊下了车，苔丝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拐过一个弯后，就看到了一幢大厦。

她诧异地停住了脚步。这是一幢气派而且新的艳红色房子，被绿色的长青树环绕着。在它后面是一片叫做逐猎林的森林，这是一片真正的始森林。还有温室花房和保养得很好的花园。

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苔丝踌躇着，几乎有些惊恐不安了。“我还以为我们是古老的家族呢，”她天真地想道；“但这儿全部都是新的！”她真希望她没来。

也许是她想对了。这一切都归德伯，或如他们最初给自己挑选的名字，归斯托克—德伯家所有。不久前去世的老斯托克是北部一个精明商人，当他们迁居到南方时，就把这个濒于灭绝古老而不粗俗的姓氏加到自己的名字后面。因此，比起他们中的任何人来，苔丝家都更有资格是德伯家族的一员，但对此她的家人都一无所知。

一个高个儿年轻人从花园里走了出来。她看起来有二十四岁左右，黝黑，嘴唇肥厚红润，留着打卷的唇髭。·15·“喂，我的美人儿，有什么事儿吗？”他说道，灵活的眼神大胆地看着她。“我是德伯先生。”苔丝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回答道：“我是来看望你母亲的，先生。”恐怕你不能见到她，她病了。你见她有事儿吗？”我……我……这事我说不出来！”没什么，”他满脸和气地说；“有什么事那么吞吞吐吐呢。

说吧，亲爱的。”我来是想告诉你们，我们是同姓的亲戚，先生。”啊，穷亲戚吧？”“是的。”也姓斯托克吗？”不是，是姓德伯。”哦，对，当然，我指的是姓德伯。”我们有东西证明自己是德伯家的人。我们家有个旧银匙，还有个印章。但我母亲用那个磨损的银匙搅汤。母亲说应该让你们知道，因为我们是这个家族最古老的一支。还有，我们家的马，被我弄死啦。”你母亲挺好。”亚历克·德伯说；“我不认为她的想法有什么不好。”他倾慕地盯着她，这使苔丝的脸变得绯红。”那么你是来做一次本家的友好访问的喽？”我想是这样。”苔丝低声说，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等车回来之前，让我们在花园里逛逛吧，我的漂亮的堂妹！”虽然苔丝想尽快离

开,但这年轻人紧逼着她。他带她来到温室。

“你喜欢吃草莓吗?”他问。

“是的!”苔丝说;等它们成熟的时候。”·16·“已经熟透了。”说着,德伯就挑了一个,站起来要塞到苔丝嘴里。

“哦,不!”她急忙说;“让我自己来吧。”但是亚历克还是坚持把草莓放进了她嘴里。他还摘了玫瑰花别在她头上,并在她的篮子里塞满了草莓和鲜花。他亲自端午餐给她,然后就静静地抽着雪茄着迷地看她吃。苔丝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更成熟也更具有女人味儿。亚历克久久地盯着她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她天真无邪地对着那些鲜花微笑时,坐在雪茄烟雾后面的,正是给她以后生活带来苦难的祸根。

“你叫什么名字?”亚历克问道。

“苔丝·德北。我家在马勒特村。”我一定留意看看我母亲是否能给你找份工作。”他们告别之后,苔丝带着一篮子草莓和鲜花回去了。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前奏曲。为什么她一定要遇上这个她不喜欢却如此垂涎于她的男人?而那个让她怦然心动的男人,只不过是一个来自乡间黄昏舞会的已经模糊了的身影。

在生活中,注定要爱的男人很少在该爱的时间出现。上天总是拿爱情和人类捉迷藏,把人们折磨得精疲力竭。

这只不过是无数个阴差阳错的故事中的一个。两个无法完美结合的一半相遇了,而丢失的别一半还在孤零零地游荡,全无所知。这样的延误将导致他们的种种焦虑及悲欢离合的故事。·17·4 第二天下午,苔丝回到家,她母亲就已经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德伯夫人写来的,她给苔丝提供了一份养鸡的差事。琼·德北非常得意。

“这是找借口让你去他们那儿,同时不要抱太高希望。我相信她是承认这个亲戚了。”我更愿意留在家跟你和爸爸在一起。”苔丝望着窗外说。

“为什么呀?”还是不告诉你的好,妈妈,我也搞不清楚。”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傍晚后,当苔丝外出找工作回来时,孩子们都扑了过来,围着她手舞足蹈。

“有位先生来过这儿!”他们欢欢喜喜地嚷道。

琼满脸的笑意。德伯夫人的儿子来拜访过,并问苔丝还愿不愿意去他那儿。

“他很英俊!”德北夫人说。

“我倒没发现。”苔丝木然地说;“我会认真考虑的。”说完,她离开了屋子。

“看得出来,他被征服了。”德北夫人对她丈夫说;“我想,他会跟她结婚的,她就要成为贵族太太啦。”与他的精力和健康相比,约翰·德北更为他那新发现的高贵血统感到自豪。”跟古老的家族联姻,使他的血统变得更高贵,这就是年轻的德伯所想到的吗?”经过母亲和孩子们的责备、哀求下,苔丝还是决定去了。德·18·北夫人则憧憬着苔丝的婚礼。到了出发的那天,苔丝依照母亲的吩咐不情愿地穿上了最好的节日礼服,跟家人告别了。

“再见，孩子。”约翰爵士醉意朦胧地说道，他刚刚喝了几杯酒。”告诉年轻的德伯，我愿意把爵士称号给他。对，卖掉，如果价钱合适的话。”少于一千英镑就不卖！”德北夫人喊道。

“不，告诉他一百我就卖！不，五十，不，二十！对，二十英镑是最低价了。家族荣誉毕竟是家族荣誉，不能再少了！”苔丝哽咽着想哭，但她还是很快转身走了。她母亲陪她一块儿走到了村头。在那儿停住，匆匆告别后，母亲就看着女儿爬上了坡顶。

一辆货车驶过来，装上了苔丝的行囊，突然又有一辆时髦的小马车在她面前停了下来。驾车的是一个嘴里咬着雪茄、穿着讲究的年轻人。苔丝向山下望了望，坚定地上了车。

琼·德北瞪大了眼睛，头一次怀疑起她的作法到底正确与否。那天晚上，她对丈夫说：“也许我应该先弄清楚那位先生是不是心地善良，却不应该随意下结论。”是的，也许你该打听一下。”约翰嘀咕着，半睡半醒。

琼对苔丝魅力的信心使她又得到了安慰。

“嗯，就算他现在不娶她，他以后也会娶她。要是苔丝愿意的话。”你是说他看重了她的德伯家血统？”不，傻瓜，最重要的是她的美貌。”就在这时，亚历克·德伯正赶着马，使他的马车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奔驰下山。树木在飞快地后退着。

苔丝因为“王子”的事故而对奔驰的马车感到不安。她满不在乎地让他放慢速度，他根本不予理睬。苔丝大叫着，恐惧。19·中她抓住了他的手臂。

“别碰我的胳膊，抱着我的腰！”他叫道。又到了别一座山头，他笑着说道：“伸出你的手抱着我吧，我的美人儿！”决不！”苔丝竭力稳住自己不再碰他。

“苔丝，让我轻轻地吻你一下，我就慢下来！”请不要这样好吗？”苔丝绝望地哭了。“哦，不行，亲爱的！”马车还在飞驰着。当他正印上他的吻时，苔丝无意识的闪开了，以至于他恼羞成怒。

“我会让我们俩的脖子一起摔断的！”他暴躁地咒骂道。

“我原以为你保护我的。”苔丝说，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不想让任何人吻我！”但是他坚持要这样。因此，最后她只好坐着不动，让德伯吻了她一下，但她立即就拿出手帕擦了擦脸上被吻过的地方。

就在这时，她的帽子被风吹到了路上。德伯停下车，苔丝急忙跳下车捡起了帽子，眼睛里冒着怒火带着胜利的神情转向亚历克。

“我一定要走着去。”苔丝说得很坚决。

“但还有五六英里路呢！”我不怕，何况后面还有车呢！”我发誓你是故意让帽子被风吹掉的！绝对是这样的，对吗？”她的沉默肯定他的猜测，他生气地对她破口大骂开了。

“请不要这样！”苔丝叫道：“我要回到妈妈那儿去，我恨你！”德伯却怒气全消而大笑起来。

“好了，我用生命起誓再也不这样了。”他说：“上来吧，20·我不要再勉强你

了。”但她始终不肯上车，并朝纯瑞脊方向走去。因此，德伯只好赶着车跟在她身旁。两个人就这样慢吞吞地向前走着。· 21 · 5 苔丝要照料的鸡关在德伯夫人庄园的一间旧茅舍里。第一天仆人按老夫人的要求让她送几只鸡过去。并告诉她这个老妇人是个瞎子。

德伯夫人一只只地抚摸她的鸡，仔细地检查着，以便确认它们全都很好。之后，她突然向苔丝问道：“你会吹口哨吗？”“会的，夫人。”“对，吹点儿曲调。我要你每天练习给我的山雀吹口哨。”“是，夫人。”苔丝对德伯夫人的冷淡并不感到意外，她本来就没对这样本家阔太太抱更多的希望。但她没有想到，这个老妇人根本就没说起过她们的亲戚关系。

苔丝开始对这份养鸡的差事感到好奇。

第二天，在鸡舍的院子里，她决定开始练习吹口哨，然而她发现她把怎么吹口哨全给忘光了。突然，她发觉围墙附近一棵树后有响动，是亚历克·德伯在那儿。

“喂，苔丝妹妹，”他说，“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美人儿！我一直在墙这边看着你。瞧，我倒可以教你。”“哦，不用不着你教。”苔丝叫道，转身朝房门后退去。

“别害怕，我不会碰你的。看着……”他开始给她示范吹口哨的口型。苔丝发现自己可以按照德伯夫人的心意对着那些鸡儿随意吹调子了。

几个星期来，她常常在花园里遇见德伯，渐渐地在他面前· 22 · 也就不再感到羞怯了。

每个星期六晚上，这一带的农民们都会到两三英里以外的镇上喝酒、跳舞，然后星期天以睡觉的方式度过。很长一段时间，苔丝都不想参加。然而，苔丝的第一次参加使她出乎意料的快乐，就开始有规律地去参加这一周一次的活动。夜里她总是和大伙儿结伴回来，在一群人当中，她可以寻得照应。

九月的一个周六的晚上，她正在镇上寻找同伴儿，因为她们去参加一个私人舞会了。这时，她遇上了亚历克·德伯。

“怎么了，我的美人儿？这么晚了还在这儿？”他笑着对她说。“我只是在等我的朋友们。”她回答道。

“我会再见到你的，”当她走开时他对着她的背影说道。

她看到那些人还在疯狂地跳着舞，没有要回去的样子，于是着急起来。她又一次看到了亚历克，他站在花园里，雪茄烟在黑暗中闪着红光。

最后她还是跟着一群人逛着回去，他们全都醉熏熏的，但是她觉得这样也比只身一人安全些。

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卷入了一场争吵中，正极力想从愤怒的人群中独自离开时，亚历克骑着马出现了。他叫她坐在他的马背上，以摆脱难堪的局面。她踌躇了一下，还是同意了。

他们在黑暗中往前骑着，苔丝搂着亚历克。她太累了，那个星期她每天都5点钟起床。

也许是雾太浓了，她没有注意到他们已经偏离了大道，转入逐猎林，那片英格兰最幽深的森林。

空气中也弥漫着雾蔼。终于，亚历克老实地承认他迷路了。

“让我下去吧，先生。”苔丝立即哭叫道；“让我走回去！你不该把我从大道带到这儿来，这太过分了！我根本不该相信——23——你的！”别着急，我的美人儿，”亚历克笑着说；“我以为你会喜欢在这美丽的夜晚多骑一会儿的。你是走不回去的。现在雾这么浓，你是根本找不着路的。我要你守候在马的旁边等我，我去看看我们现在在哪儿。我回来以后就告诉你。到时，你可以跟我骑马回去，或者一个人走回去——随你的便。”这么一说她便接受了。”我必须牵着马吗？”她问。

“不，它会老老实实待着的，”亚历克回答道；“顺便说一句，你父亲今天有匹新马了，小家伙们也得到了一些新玩具。”是……是你送给他们的吧？哦，真得谢谢你的一片好意！”苔丝心情沉重地嘀咕着；“我真希望你没这么做！”苔丝，现在你还是一点都不爱我吗？”我很感激你，”她不得不承认道；“但是，恐怕我并不——”她开始不得不哽咽起来。

“别哭，我的宝贝儿。现在你就坐在这儿，等我回来吧！”他用枯叶给这困倦的女孩儿铺了张床，还给她披上了自己的外套。然后他离开了她，走入大雾中，试图找到走出森林的小路口。回来时他发现苔丝早已睡熟。他看到了在一堆枯叶中穿着白色衣裙的她，黑暗中一个纤弱、美丽的身影。他弯下身来，把自己的脸颊贴着她的。这儿到处都那么漆黑、静谧。鸟兽们都安静地在树上或树下打盹儿去了。但是有谁会来保护苔丝？又有谁会捍卫她的清白呢？”苔丝！”德伯唤道，并在她身边躺了下来。这个柔弱的女子是无力抵挡他的。

为什么苔丝会失去保护天使？为什么坏人总是毁灭好人？为什么美丽总被邪恶践踏？·24·这些事情随时都在发生着，也许过去，苔丝的祖先们，那些真正的德伯家的人，在经历了一场战斗得胜归来时，曾对乡村的姑娘们做过同样的事，甚至更粗暴。

但我们不能认为这是苔丝的过错，应由她来偿还。也许就像她村子里的人们说的那样：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从这以后，苔丝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25·6 这是10月末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苔丝来到纯瑞脊四个来月后，距离骑马到逐猎林那个晚上也有几个星期了。提着一个沉重的篮子和包袱，苔丝正朝那些把她与她出生所在的山谷分开的山峦走去。这边的景色和风土人情与她村里的大不相同。马勒特村的人们主要想着往北部和西部做买卖式生活，而这边的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到东部和南部。

她正翻过一个山头，6月的一天，就是在这座山头，德伯曾疯狂地急驶而下。

爬上山顶后，苔丝停下了脚步，久久地凝望着被晨雾笼罩的绿色世界。从这儿看上去，它总是那么美，然而自从她上次见到它以后，她对生活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她明白了邪恶是存在的，即使是在最美的地方。现在她难受的几乎无法再往下看山谷了。

她往身后看了看,发现一辆马车正朝着她爬过的同一座山驶上来,她知道是谁。她便站在那里等着。

“为什么你要这样偷偷地走掉?”德伯喘着气问道;“为了追上你,我拼命地赶车。看看我的马吧!你应该知道没有人会阻止你的。假如你不想跟我回去的话,前面的路让我送你走。”我决不回去。”她轻轻地说。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那好,让我帮你,把篮子递给我。”她踏上马车,坐在他身边。现在她已经不怕他了。这也正是她的悲哀。车子往前驶着,德伯说着话,苔丝却心事重重。

当他们快到马勒特村时,一滴泪珠从她的面颊上滚落下来。·26·“为什么要哭?”他冷冷地问道。

“我只是想起,我出生在那儿。”嗯,任何人都要出生在某个地方的。”我真希望我没有出生,不论是在那儿还是在别的地方!”她轻声道。

“哦,如果你不是自己情愿就不应该到纯瑞脊来,然而,你也不是因为爱我才来的。”没错。如果我曾经爱过你,如果我真的爱着你,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恨自己的软弱无能了。”他不以为然。

她继续说道:“当我明白了你的想法时,已经太晚了。”每个女人都这么想。”你竟然这么说!”她愤怒地叫道,眼冒怒火地瞪着他。

“天哪,我要用拳头打你!难道你从没想过,有些女人所说的正是她们的亲身体验吗?”就算是吧,”他笑着说;“伤害了你我很抱歉。我做错了事——我承认。只是不要再没完没了地指责我了。我是准备付出代价的,你再也不用到牧场与田野干活了。”她的嘴唇稍稍掀起,回答道:“我不会要你的任何东西!我决不会的!”人们会认为你是个公主,就像认为你是一个高贵的德伯家族的人一样!哦,亲爱的苔丝,我想我大概是个坏蛋。我一直是这样,将来也一直会是。但是我保证再也不伤害你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明白——如果你遇到任何麻烦或需要任何东西,写个条子就行了,我会送来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她从车上迈下来,正准备转身离去,他转过身,说道:“亲爱的,你不会就这样离开我了,是吧?来,让我吻你——·27·下!”假如你想这样的话,”她漠然地答道。她向他仰起了大理石般冰凉的脸颊,目光却停留在远处的一棵树上,仿佛这亲吻对她丝毫没有感觉似的。

“你从没有把你的唇递过来,苔丝。恐怕你永远不会爱上我。”是的,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也决不会爱上你。”她又伤心地加上一句:“最好我该撒个谎,这样我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但是我还有点自尊,不愿撒谎。如果我爱过你,我会有足够的理由告诉你,但是我并没有。”亚历克沉重地叹了口气,好像这一席话令他很沮丧。

“嗨,苔丝,你不必伤心。你伤心是没有道理的。你还是这一带最漂亮的姑娘。你愿意回到我身边吗?我不想让你走掉!”不,决不!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永远不会回去的。”那么,再见!”亚历克轻轻地跳上马车,赶车走了。

苔丝没有目送他离开,只顾一个人继续走着。天色还早,太阳照耀的光芒尚未有一丝暖意。悲凉的十月秋意更浓,而她觉得自己的内心伤痕累累。

没多久就有个人从她后面赶了上来,手里提着一罐红色的颜料。“早上好!”他说,并礼貌提出帮她提篮子。“你在星期天起得可够早的。”他快乐地说道。

“是的,”苔丝说。

“这是大多数人休息的日子。不过我在今天做的真正工作,比一星期的其余六天加起来还多。”是吗?别的日子我为人们工作,但星期天我为上帝工作。这才·28·是一种更实际的工作,你不这么想吗?等一下,在这儿我可以做点事。”他在一个大栅栏前停了下来,并用很大的红字在门中间的栏杆上刷上《圣经》中的几个字:惩罚等着你在淡蓝色的空气里,在凋零的树木和灰黄的田野的包围中,这些大红字在盯着苔丝,它们在指责她。刷字的却是个陌生人,他并不了解她的过去,但这些红字使她震惊。

“你相信你写的那些话吗?”苔丝低问道。

“你问我相信那些话吗?就跟相信我活着一样!”但是,“她的声音很低,有些发抖;如果你是被迫犯了错误呢?”他摇了摇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刷写这些话是留给人们用他们自己的心灵去应用它的。”我觉得这些话很可怕!”苔丝无力地叫道。“给我篮子吧,我就要到了。”她从他身边走开了,心在猛烈地跳动着。当她到达村子时,她想:我相信上帝是不会说这样的话!”家里的烟囱冒着烟,但屋子里面的情景让她觉得痛苦。这儿还像过去一样寒酸。她的突然出现,使母亲很意外,急忙站了起来。

“哦,我亲爱的苔丝!”她一边说,一边吻着她。“你好吗?你是要回来准备结婚的吗?”不,不是这样,妈妈。”什么,难道你表哥不打算娶你吗?”他不是我的表哥,他也不会和我结婚的。”她的母亲关切地看着她。“来吧,你有什么事详细告诉我·29·吧。”苔丝走到母亲身边,把自己的头靠在琼的肩上,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而你却没有说服他跟你结婚!”琼叫道;“那去那儿又为了什么?你为什么不能想想为家里做点儿好事,而不是只顾你自己呢?”苔丝很茫然。亚历克一个字儿也没有提过要跟她结婚。而即使他提过,她也决不会接他的,因为她不爱他。这一点让她为自己所做的事而厌恶自己。将来她当然也不会爱上他的。她并不十分痛恨他,但她不愿跟他结婚,既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如果你不愿嫁给他,你就应该多加小心才是!”哦,妈妈!”可怜的女孩痛楚地哭道,她的心快要撕碎了。”为什么以前你没提醒我要提防男人?我防开家的时候还是孩子!我不知道他们会那么危险,你并没有告诉我!”嗯,我们只能顺其自然了。”她母亲说;“毕竟,这是上帝的安排。”那天下午,小屋里坐满了苔丝的朋友。她不在的时候,这些村里的姑娘都非常想她。她们悄悄地议论,苔丝一定会嫁给那位英俊的先生的。她加入到她们的欢声笑语中,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几乎使苔丝的精神复活了。

但第二天又是星期一了,一周的工作又开始了。人们不会穿假日的盛装,也不会

有人来访。苔丝在一群睡在她身边的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中醒来,想到今后的日子,她就象掉进了万丈深渊。她知道她要走上一段漫长、坎坷的道路,得不到帮助也得不到同情。她对未来绝望到极点,她想躲进坟墓。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她的精神开始恢复。一个星期天的上午·30·午,她去了教堂。她喜欢听那些古老的旋律,沉浸在那美妙的音乐中。她坐在一个安静、黑暗的后排座位上,倾听基督仪式和音乐。但是当村子里的人们来到教堂后,他们发现了她并低声议论起来。她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今后再也不能来教堂了。

因此,她把自己整天关在这间与其他孩子们共有的卧室里。

在这儿,她看刮风,看雪片飞落,看雨点飘洒,看黄昏的日落,还有一轮又一轮的满月。人们几乎以为她离开村子了。只有在天黑以后,她才走出来,到树林里和田野上散步。她不怕黑暗和阴影,她极力想回避的只是人群。在孤寂的山上她感到自在,但被纯净的大自然包围时,她又有一种负罪感。下雨时,她会觉得是大自然在为她的软弱而哀伤,而午夜的狂风又让她觉得大自然在指责她。

她没有意识到,虽然她触犯了一条既成的社会规范,但她却从没抵触过自然。她就像树林里睡熟的鸟儿或树篱下的田间小动物一样清白无辜。·31·78月的一个清晨,太阳正从朦胧的薄雾中缓缓升起。在马勒特村附近的一片金黄的田野里,阳光正照射着两根漆过的木头。这两根,加上下面的两根,就组成了割麦机上转动的十字形曲柄。这是在为今天的收割做准备。破晓时分,一群人沿着大路走来了。他们的脸沐浴在阳光中,脚则落在了昏暗的黎明里。他们走进了麦地。

很快传来一种蚱蜢的嚓嚓声。机器开动了,有三匹马拉着它慢慢地往前开。机器的曲柄转动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渐渐地,麦地的面积随着时光消逝而减少了。

田间小动物们的生存空间同样也就减少了。它们挤在一起,并不知道它们终究要离开那片麦地的。

收割者们跟着机器走,把一堆堆的麦子拾起并扎成一捆一捆。也许姑娘们看起来更引人注目。她们戴着宽边的棉布帽子以免阳光灼伤了脸,还戴着手套以防残梗刮破了手。

其中最漂亮的要数那位穿着浅粉色短衫的姑娘。她只是低头干活。她朝前面移动着,俯身捆扎,就像一台机器。偶尔她直起身子歇一会儿,这时你就可以看见她的脸了,这是一张年轻可爱的脸庞,嵌着一双幽深的眼睛。她还有一头又长又密的深褐色卷发。比起一般乡下姑娘来,她的脸色更白晰,她的牙齿更整齐,她的红唇也更薄一些。

这就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苔丝·德北或德伯。对她并不陌生的村子里,她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生活着。她已决定到户外找点活儿干,在繁忙的收割季节挣一点微薄的收入。·32·整个上午活儿就没停过,苔丝不时地朝山那边望上一眼。

11点钟的时候,一群孩子翻山过来了。苔丝微微有些脸红,但仍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最大的孩子怀里抱着一个裹着长衣服的婴儿,另一个带来了午饭。人们停止了

工作,坐下来,开始吃饭喝酒。

苔丝也在距人们较远的地方坐了下来。她叫来那个女孩,她的妹妹,从她手中接过来婴儿。她仍然有引起脸红,解开衣服开始给孩子喂奶。男人们都善意地转过脸去,有些人开始抽起了烟。其他的女人都开始聊天,一边重新梳理她们的头发。

把孩子喂饱了以后,苔丝没有显露多大热情地逗着孩子玩。然后她突然狠狠地亲吻孩子,仿佛停不下来似的。孩子被她猛烈的进攻吓得大哭起来。

“她爱那个孩子,尽管她说她恨他,希望他们娘俩都死了算了。”一个女人同情地望着这个年轻的母亲,说道。

“她很快就会不再这么说啦。”另一个回答道;“她会习惯的,这种不幸的经历会随时间而淡漠的。”但这不是她的错。那天晚上在逐猎林,她是被迫的。有人听到她在森林里的哭声。如果那晚有人经过发现他们的话,那位先生是要遭到惩罚的。”这事儿发生在她身上真是太不幸了,她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不过正因为如此,才会这么倒楣!那些丑的姑娘就跟教堂一样安全,是吗,珍妮?”说话的人朝一位显然不漂亮的姑娘问道。

苔丝坐在那儿,不知道她们在谈什么。她的小嘴像鲜花一般可人,她的大眼睛充满了温柔。那眼睛不是黑的、蓝的或是灰的,它是上百种颜色的融合。

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自己的经历悔恨伤心,但突然间她 · 33 · 意外地决定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去。用不了几年,她的耻辱连同她本人就会被人们忘却。树木仍像过去一样翠绿,阳光还同从前一样明媚。时间能淹没一切。

她最怕人们会想起她,这不过是她的幻觉而已。事实上,她在别人心中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就连她的朋友,也不过偶尔才会想起她。

如果她周围没有人,苔丝也许不会把自己弄得这么不快乐了。她会平静地接受她的处境。她很不幸,不是因为觉得不快乐,而是因为她总怕自己被社会抛弃了。

现在,她想让自己重新面对人群,就去工作。所以她穿着整齐,在收割季节来到麦地。她以平静的表情面对其他人,即使怀里抱着婴儿也一样。

很快吃完午饭后,苔丝又回到地里和这群收割们一块儿干起活儿来,一直干到天黑。他们都坐上一辆最大的马车,一路笑着唱着回去了。

但是当苔丝天黑回到家以后,她发现孩子在那天下午突然病倒了。他是那么地瘦弱,注定是多病的,但这仍然震动了苔丝。她忘记了关于他降生的种种耻辱,只是祈求上帝让他能活下来。然而她很清楚,他就要死了。现在苔丝陷入了一个更大的悲痛,她的孩子还没受过洗礼呢。

她消极被动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她的过错她将进地狱。她自己死后会怎样都无所谓,但是对孩子来说,就不同了。他就要死去,她要把他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

就在快睡觉的时候,但她冲到了楼下问父亲是否可以请一位牧师来。她的父亲刚从酒店回来,正处在对苔丝给他高贵的姓氏带来的玷污最敏感的时候。他绝不允许

让牧师到他们家来,并把门给锁上了。· 34 · 家人都去睡觉了。夜晚一点点地流逝着。她不断的惊醒过来,苔丝意识到死神已把魔爪伸向她的孩子。她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她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

“啊!也许孩子可以得救!也许这也是一样的!”她点燃了一支蜡烛,逐个唤醒了弟妹。她在一个瓶里倒了些水,让他们跪成一圈,像在教堂里那样合拢双手。孩子们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只是瞪圆了惊恐的眼睛看着苔丝。

穿着长长的白色睡裙,她看起来很高,深褐色的长发从背后一直垂到腰际。她的热情使她更加庄严、高贵,透出一种美丽的圣洁——这张给她带来毁灭性的脸。

她抱起了婴儿。一个孩子问:“你真要给他施洗礼吗,苔丝?那他叫什么名字呀?”她还没想过这个,全她想起了《圣经》里上帝对夏娃说的一句话。因为他们在一起做错了事,上帝说他们余下的日子会生活在苦楚之中。

她坚定地说:“苦楚”,我以上帝、以耶稣、以圣灵的名义给你施洗。”她把一些水洒在孩子身上,四周如死亡临近一般宁静。

“说阿门,孩子们。”阿门。”他们乖乖地说道。

苔丝把手伸进水里,然后用手指在婴儿身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她念着习惯的话语继续进行着这个仪式。她请求让孩子免受尘世和邪恶的侵扰。她的信念给了她希望,她用甜美温和的声音做感恩祷告,结束了洗礼。那枝仅有的蜡烛倒映在她闪烁的眼睛中放射出钻石般的光芒。孩子们没再问什么,只是敬畏地抬头望着她。对他们来说,她看起来就像一位女神。

可怜的“苦楚”只对这个世界和邪恶做了一次小小的挣扎,· 35 · 考虑到他的不幸降世,也许他这样是幸运的。在蓝色的晨光中,他永远的离开了他们。

做完洗礼后,苔丝平静下来,而且一直保持着平静。她再也不用为“苦楚”死后的灵魂感到悲哀了。如果上帝不接受这个洗礼,那她就不会珍视他的天堂。天堂对她或他的孩子都没有价值可言。

但是苔丝还是对这个洗礼考虑了很多,她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苦楚”可以按照教堂的仪式安葬在教堂墓地。天黑以后,她就到新来的牧师家去了,在大门附近她遇见了牧师。

“先生,我想问您一件事情。我的孩子病得很重,我本想让您给他施洗,但是我的父亲不允许我这么做。于是我自己给他施了洗。现在,先生,您是否能告诉我,”她两眼直直地盯着他;“对他来说,这么做跟您给他施洗是一样的吗?”牧师想说不一样。她做了她所能做的事。但是这姑娘炽烈的感情和庄重的神态让他感动。在他内心,作为人和作为牧师的两种角色在斗争着,最后,人站了出来。

“我亲爱的姑娘,”他说;“这会是一样的。”那你能将他安葬在教堂墓地吗?”她迅速问道。

牧师觉得陷入了困境。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请原谅,我不能。”哦,先生!”她抓住他的手,说道。